

全景式扫描村乡县三级机关生存状态

基层

何志敏◎著

纯真与现实的碰撞，良知与贪婪的交锋
原生态再现中国当代城乡巨变下的官民百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基督

何志敏◎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层 / 何志敏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08-1646-8

I. ①基…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5625号

基 层

作 者 何志敏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32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646-8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目 录

一、上 任	001
二、巡 庙	018
三、追 欠	024
四、杀 驴	029
五、讹 驴	033
六、占 相	045
七、邂逅	050
八、保 帽	060
九、考 察	072
十、选 举	084
十一、重 逢	109
十二、心 萍	123
十三、情 海	128
十四、阅 墙	142

基层

十五、蓝 图·····	150
十六、征 地·····	157
十七、雨 夜·····	168
十八、驰 援·····	179
十九、舍 身·····	184
二十、公 关·····	191
二十一、妄 灾·····	195
二十二、失 爱·····	199
二十三、祭 品·····	209
二十四、烟 化·····	216
二十五、婚 变·····	221
二十六、挺 夫·····	225
二十七、踟 躅·····	229
二十八、尾 声·····	233

跋：写作是一杯淡淡的香茗·····239

一、上任

初春时节的豫中南大地，尽管柳枝抽出了嫩芽，榆树也鼓出了绿苞，但阵风吹到身上仍会泛起寒意，打得脸生疼。从问山乡到黄龙湾村坎坷不平的石子路上，一辆“松花江”面包车像一头病了多日的老母猪，吭吭哧哧地前行着，车上的仪表盘指针一个劲儿地上下抖动着，像在跳踢踏舞。司机田辉不停地转动着方向盘，躲避着不时涌到跟前的石块或坑洼，嘴里不住地小声嘟囔着，咒骂着。倒是写着“问山至黄龙湾”横牌的载客机动三轮车，“突突”吼叫着，冒着黑烟不时从身边傲然超越过去，把“松花江”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安家来坐在副驾驶位子上，两眼直愣愣地瞅着前方，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身后，乡计生办主任马艳和乡卫生院的几个女孩勾着头靠坐在座位上，正在小声嘻嘻哈哈说着什么。过道上放置的那台黑白的B超机，似乎在说明着此行的目的。

他拉开车窗，车外风忽地涌进来，把他额前的头发高高吹起，又吹散。他木然看着石子路两边的有些歪斜的电线杆和在风中摇曳的小杨树，从他

基层

视野里次第滑过、消失。他忽然感觉到自己也正像这树、这电线杆一样，被人一下抛掷在了车后面，遗弃在了人所看不见的地方……是的，他是正在上任途中的黄龙湾村党支部书记，是县里明确宣布的蔡西县五级联创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员，并且问山乡党委书记穆子敬也宣布了他享受乡党政班子成员待遇。可傻瓜也清楚，从县委书记的炙手可热、手眼通天的“第一秘书”，一下发配到蔡西县最边远最偏僻最乱最穷的黄龙湾村，不是贬谪是什么？从权力核心一下子被抛到了权力的边缘，这样巨大的落差——无论是在身份上，还是在心理上，对于安家来而言，都意味着锥心的蹂躏与摧残。他痛苦地把双手插进头发里，用力撕扯着，双目微闭，恍惚如梦，脑海中急剧地回闪着的一幕幕电影，试图从跟随县委书记蓝森短暂的点点滴滴中，发现出点端倪……

那一天早上，他给蓝书记打扫好办公室，刚回到与蓝书记对面的秘书室，蓝书记就把他叫进了办公室。尽管按要求县级领导不能配专职秘书，实际上，不但县级领导都不成文地配有，甚至一些乡局级的头头儿脑脑儿都有固定人员为他们服务呢！蓝书记笑眯眯地对他说：“小安啊，到县委这段时间，工作感觉咋样啊？”安家来立刻恭身站在蓝书记桌前，朗声说道：“能在蓝书记身边工作和锻炼，我很荣幸，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这话安家来不知早已背过多少遍了，自他从豫中大学作为优秀毕业生被选招到蔡西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常主任为他们这批被招录的人才培训时，就讲了在机关工作应注意的事项。特别是他因为一笔好字而被常主任赏识，特意把他留在了县委跟随蓝书记后，常主任更是对他耳提面命，讲了许多他以前闻所未闻的规矩和蓝书记个人工作生活的特点。安家来于欢欣中自然是诺诺遵从。

蓝书记听了安家来的回答很是满意，和蔼地笑着说：“好，好好干！”蓝书记办公室是一直通四大间，最里边一间被用作卧室。蓝书记起身拉开卧室门，指着里面靠墙放的那张床，依旧笑眯眯地说：“小安，你看，这个枕头是不是有些大了呀？”

安家来侧身看了一眼，立刻道：“蓝书记，我马上去换。”说着，就赶忙退了出来。

基层

出了蓝书记办公室，安家来就去找常主任。常主任却不在办公室。安家来想，不行就先把小枕头买回来再给常主任汇报，反正他知道蓝书记交办的事情是要雷厉风行，一刻不误的。

于是安家来骑上自行车，来到县城最大的商场“金百汇”，挑了一个他满意的相对小一点的枕头。当他气喘吁吁地把小枕头及五十二元发票递到常主任面前时，常主任一脸困惑。待安家来把前后一说，常主任沉吟片刻却忽地笑了起来。他接过发票边签字边说：“你这个家来啊，可真是个实诚人。这样吧，枕头你先留我这儿，蓝书记那儿你别管了。”

这天中午，等机关人员都下班走后，常主任让人从“金百汇”搬运来了一张高级大席梦思双人床，两床崭新的丝绒缎被，自然里面也包括枕头，不过那枕头却比原先的又大出了许多。

自此，安家来“心实”一说在县委机关传了开来……

“枕头”事件过后，安家来做事更加小心翼翼，不想，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感到雪上加霜。那天，他和常主任跟随蓝书记到问山乡视察农业产业化工程。视察结束，在用过午饭后，蓝书记与穆子敬、耿国中等乡里领导握手道别。要上车，安家来赶紧上前为蓝书记拉开车门。待蓝书记把屁股塞进后座，安家来就匆忙去关车门，不料，车门没关上，却传来蓝书记“哎哟”一声叫唤。原来，蓝书记虽然把屁股塞了进去，右脚却还没有完全蜷缩进车内，安家来关早了车门。

“蓝书记，我，我……”安家来一下子紧张得语无伦次，额头上、脊背上，立刻渗出了冷汗。皇冠轿车厚重的车门把蓝书记夹得“滋滋”直吸凉气。这时已坐上前一辆车的常主任赶紧跑过来，抱起蓝书记的右脚，查看伤情。一时间，问山乡党委书记穆子敬、乡长耿国中等人也赶忙围上前来，关切地询问蓝书记碍不碍事。穆子敬甚至已打电话给乡卫生院的黄院长，要派外科医生火速赶来。蓝书记摆摆手说不碍事，又对一旁呆若木鸡的安家来挥挥手说，还不赶快上车！安家来才如获赦令，钻进了皇冠车内，坐在副驾驶座上。常主任也随即拉开车门，陪着蓝书记坐到了皇冠车后座上。回城路上，蓝书记头仰靠在座背上，双目微合，一语未发。车里气氛似乎有些凝重，常主任几欲活跃一下沉闷的气氛，终因蓝书记那木然的表情而未敢做声。

安家来“手笨”的说法在县委机关悄然传开……

基层

最要命的应该还是五天前的那件事。那天下午临下班，常主任交代他加班，为蓝书记写一篇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壮大的发言材料，说蓝书记明天上午开农村经济工作推进会要用。安家来泡了一碗方便面，胡乱吃了几口权做晚饭，就匆匆投入了工作：查找资料，确定主题，罗列提纲，提笔行文。安家来不但字写得好，写起文章材料也出手很快。以擅长写材料著称的常主任也常以赞赏的口吻对办公室其他年轻人说：“家来这小子，来得晚，入道快。”安家来为此得意过好一阵。快到晚上九点钟时，安家来就已写出了长达十多页的讲话稿。他起身出门，去楼梯口的厕所撒尿，却见对面蓝书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心想，这么晚了，蓝书记咋还没走？想必也是准备明天的会议吧。不如把这写好的讲话材料先给他送过去，让蓝书记审阅一下，提提意见。其实，安家来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就是让蓝书记知道我安家来正在夜里加班写材料哩，再一个就是直接让蓝书记欣赏一下他写成的材料，因为以往他写的材料在呈送蓝书记之前，都是要先经过常主任把关润色的，蓝书记对他写文章的才华究竟了解多少，安家来心里并没有底。

安家来溜小跑撒完尿回来，边修改边誊写。很快，工工整整、干干净净的十几页发言材料出现在面前。安家来手握这沓十几页的稿纸，像是手里攥着一颗“荆山玉”，心里既兴奋又忐忑地敲了敲蓝书记办公室的门。没人应，安家来侧耳听了一下，一扭门把手，门没锁。安家来推开门，灯亮着，偌大的屋内空无一人。安家来心里有些失望，正想退出来，却听得里面蓝书记卧室里传出了“吱吱扭扭”的声响。安家来走上前两步，那卧室门虚掩着，细细的门缝里透出一丝光亮来，一阵女人含混不清的呻吟声和蓝书记粗重的喘息声送入耳中。这下，安家来听清楚了，发出声音的这个女人是县委保密局的汪清真，那个经常穿着驼色羊毛衫，挺着高高胸脯，身材高挑的女孩儿。安家来的头“嗡”地一下蒙了，半晌，他才醒悟过来，他意识很清晰，得赶快离开！可自己已经进到屋中间了，如何离开？安家来想了想，踮起脚尖，把写好的稿子轻轻放在了蓝书记的办公桌上，然后又踮起脚尖，屏住气息，退出办公室，悄无声息地带上了房门……

第二天一上班，蓝书记开会去了。本来，安家来是要照例跟随去的，常主任却把他叫进自己办公室，先是夸他材料写得好，这段时间工作辛苦了，

随即话锋一转说，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抽调他去县委“五级联创”领导小组办公室去工作，这是县委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而新成立的机构，同时下派他到问山乡挂职锻炼。常主任看着一脸错愕的安家来，拍拍他肩膀说：

“小安，你放心，县委‘五级联创’办公室是正科级单位规格，县委这边的单人宿舍也还给你留着哩。你眼下去问山乡挂职，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关心，也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年轻干部要经受住磨砺才能成才啊。”常主任又拉起他的手，似不经意地说：“小安啊，无论你今后走到哪里，你还是要记住你是咱县委办出去的人，咱在县委办、在主要领导身边工作的规矩可不能忘啊！”

安家来立刻明白了常主任此话的含义，他马上说：“常主任你放心，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你的教导我会铭记的，再说我还是党员呢！”

“你能这样讲，我也就放心了。”常主任加重了语气说，“组织上会关注你的成长。作为老大哥，我也会尽力帮助你，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我。”

安家来感激地点了点头。从常主任办公室出来，安家来与怀抱文件迎面而来的汪清真几乎撞了个满怀。汪清真“呀”地惊叫一声，文件散落一地。见是安家来，脸一下子红了，拾起地上的文件，低头快步走了过去……

这恐怕又是县委机关悄悄传开的安家来的“眼蠢”……

“安书记！安书记！”有人在叫，噢，是在叫他。从安秘书一下子到安书记，安家来怔了一下，才从沉思中反应过来，原来是乡计生办主任马艳在后面叫他。“安书记，你吃苹果啊。”马艳递过来一个和她脸蛋一样红的大苹果。“不，我不想吃。”“别客气，我这儿还有哪！”马艳从后面探起身，不由分说把苹果塞进安家来的怀里，又变戏法似的从挎包里掏出一袋锅巴，撕开口，递给后面那几个姑娘，“来，先吃点儿啊，垫垫底儿。”

一群山羊“咩咩”叫着从石子路右边的沟里窜上路面，田辉一个急刹车，“松花江”一哆嗦，停在了山羊前面，熄了火。田辉发动了两下，“松花江”嘶嘶响两声，却打不着。只听后面一个姑娘说：“想吃羊肉了，就往前冲，别窝在这儿闻膻味儿呀！”车厢里顿时响起一阵哄笑。“这破车，又该大修了——”田辉急得额头上冒出了汗，连连狠拧车钥匙，再去打火。

安家来制止了他。他知道，这样启动下去会把蓄电池的电量耗尽，那就麻烦了。安家来回头对马艳她们说：“咱们下去把车推起来吧！”马艳听了，立刻拉开车门说：“来，都下去推车！”于是，车上除了司机田辉，大家都跳下车跟随安家来一起推起来。

这时，从路边沟里又爬上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羊鞭，鞭子两头系着红布条，身上却斜挎着一个书包。安家来心里一动，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小姑娘扬起鞭子，口里“咩咩”吆喝着，把羊群驱赶到公路左边的沟坡里。路面上留下了长短不齐的一溜一溜黑色的羊屎蛋儿……

经过众人的一番努力，“松花江”终于又被重新唤醒还阳，吭吭哧哧地把安家来一行人拉到了黄龙湾村委会的大院前。黄龙湾村委会坐落在村子北头，南通村十字街，西接黄龙湾与问山乡的石子路，处于丁字路口。一下车，安家来的心更加沉重起来，眼前村委大院的铁栅栏门已被岁月剥蚀得锈迹斑斑，两侧挂有“问山乡黄龙湾村村委会”和“中共问山乡黄龙湾村党支部”的木牌，油漆已剥落得像狗身上泛起的癞癣，白一块黑一块，字迹模糊，不易辨认。透过稀疏的铁栅门，可以看见院内是一排五间的红顶瓦房，东西各伸出两间耳房，西耳房前一棵高大粗壮的老榆树，枝丫旁逸，几乎遮盖住了半截瓦屋。从东耳房窗户穿出了一根电线，一直顺屋檐经正屋，过西耳房爬上老榆树的一个呈“V”形的大树杈，一个开口朝南的高音喇叭，雄踞在那里，向人们宣告着这里是黄龙湾村的权力中心。院内长满了半尺多深的荒草野稞，唯有一条一鞋宽的小径，歪歪斜斜从大门口一直通到东耳房，似乎证明有人还在隔三差五地行使着村里的权力。

安家来刚进县委时就对这个村有所耳闻——该村以党支部、村委会双双瘫痪而闻名于全县。昨天，问山乡党委书记穆子敬和乡长耿国中也给安家来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全村党员在老支书牛根太去世后，目前只剩下两名。村里工作一直由支部委员牛顺生临时负责着，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出台前，一直是党支部一套人马，由乡党委直接任命。现在国家出台了村民选举办法后，因村里牛姓和余姓家族势力争斗，选举均不过半，就一直没有产生村委会班子。公粮和乡村两级应收缴的“三提五统”，这两年也因村民不断上访闹事，一直没收上来……

安家来回过头，看到马艳正指挥着几个随行而来的姑娘往车下搬仪器和他的行李，司机田辉也乘机打开“松花江”前引擎盖，检查着水温和油标。“今天的计划生育孕检能顺利吗？”安家来冥冥之中脑海里冒出了这个念头，他不禁又为这个念头焦虑不安起来……

这时，从村十字街上急匆匆跑来一个五十出头面色黝黑的中年男子，嘴里叼着烟，因走得急慌，身后飘荡起一股股的蓝烟，像是脑袋上着了火。马艳走过来对安家来说：“安书记，他就是牛顺生，一直负责着村里的工作。”又对着已走到跟前的牛顺生说，“老牛，这是县上派来的安书记。”

安家来刚想和他握手，却见牛顺生一口吐掉已燃到过滤嘴的烟头，一把就抓过了他的手，那双粗糙的大手把安家来的手攥得紧紧的，边摇晃边热切地说：“知道咧，知道咧。前天乡里开会穆书记已给俺说过，从县上给俺村派来个书记，俺就一直盼着哩……”

从牛顺生龇动着被烟熏得黑黄且残缺不全牙齿的口中，安家来感受到一种由衷的真诚，他心头一热，连忙说：“老牛，以后咱们搁伙计啦，你得多支持我啊！”

牛顺生攥着他的手，连连说：“好哩，好哩！”一边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元一盒的“花蝶”烟，抽出一支，恭敬地递给安家来，安家来摆摆手，说：“我不会抽烟。”牛顺生点着头说：“不抽烟好！不抽烟好！”随后把烟装进了口袋。

马艳在一旁说：“老牛，你快把村委大门打开啊，安书记我们都站外边半天啦！”

牛顺生这才忙不迭地从腰里掏出一串钥匙，去捅那大门上有些生锈的大锁。两扇铁栅栏门打开了，众人搬着B超设备，相拥着往里走。马艳蹭着地上的荒草，说：“老牛，你看看，就你这村委大院，都没个人烟，弄得连猪窝都不如，工作还咋能搞上去？！”话刚说完，马艳就立刻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安家来就要住在这里的，她怎能在这里说成连猪窝都不如呢？好在安家来手里提着行李正走在前边，似乎并没有听见。马艳暗暗吐了一下舌头。

牛顺生打开了东耳房的门，尽管这个位置靠东朝阳，但久无人居，一股潮湿夹带着霉腐的气味儿扑鼻而来。进门靠南窗台前摆着一张三屉桌，

上面放着一台扩音机，厚厚的灰尘蒙了一层，一旁的台式话筒上包扎着一块黑灰不分的方布块，四边挣扎着露出的暗红色，似乎成了话筒的点缀。靠里面墙角摆放着一张木板床，上面胡乱地堆放着脸盆、木棍、报纸等杂物。牛顺生歉意地对安家来说：“安书记，条件太差啦，要不在村上找个好一点的房屋吧！”安家来把行李放在脚边一把破藤椅上，一边收拾木板床上的杂物，一边说：“这里还不错。只要房屋不漏雨，这瓦房住着冬暖夏凉哩！”“不漏，不漏，这房子结实着呢。”牛顺生感动地说，“安书记，就你一个大学生，还是县上下来的，能住到这里，真让俺想不到啊！”安家来赶忙说：“不用客气，老牛，以后咱是一家人了。再说，我也是个农村孩儿出身……”

这时，马艳指挥着人已经把西耳房收拾出来，做B超用的皮木床是原先就配备好的，B超仪器只要插上电源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马艳跑进东耳房，从院内压井池里端来一盆水，顺手拿起一块抹布，抹起桌子来，又回头吩咐牛顺生去借几把铁锨，把院里的荒草铲除。安家来不禁对这个忙得满头是汗、手脚麻利的姑娘生出几分敬意来……

一会工夫，东耳房在马艳的撮弄下，变得窗明几净了。牛顺生和田辉领着几个人也在院里铲的铲，拔的拔，把荒草野稞集中堆在院内点烧起来，火苗烧得毕毕剥剥地响，浓烟一股股腾空而去。几个姑娘围着火堆嘻嘻哈哈地说笑着，一时间，这个沉寂多年的村委大院竟有了庄户人家要娶媳妇过大年的人气与热闹。大门西边院墙根儿有个直径一尺多长的破洞，这是往日里，那些不安分的狗或猪进出营造的通道，细心的牛顺生就又慌张地去找砖头把洞给堵上。

安家来的心情也随即好了起来，他叫住牛顺生，说：“老牛，时候不早了，赶紧召集人开始孕检吧！”只见马艳从挎包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稿纸，往牛顺生跟前递说：“老牛，这是你们村需要孕检的育龄妇女名单，你在广播上喊人吧！”牛顺生接过名单，看了一下，却又把它递给了安家来说：“安书记，你是咱新上任的村书记哩，还是你念吧！”安家来推辞道：“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你念吧。再说，以往不都是你念的吗？”牛顺生低头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刚上任，村里人还不认识你。我主持着，还由你来念。”安家来想不出牛顺生咋个主持法儿，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牛顺生走到话筒前，先伸出中指和食指在话筒上敲了两下，听到屋外大榆树上的大喇叭发出了沉闷的“嘟嘟”声后，才不慌不忙扯开嗓子喊道：

“各位老少爷们，各位老少爷们，在家的都注意了，今天是乡里对我村育龄妇女进行计划生育孕检，凡是在家的妇女都到村委会来孕检。不在家的妇女，要抓紧时间通知回来孕检。不参加孕检的，后果自负哇！另外，上级给我村派了新支部书记，叫安书记，是县上派来的，还是大学生……”

牛顺生正讲得起劲儿，安家来急忙冲他摆摆手，牛顺生明白了，改口道：“好，下面请安书记宣布我村育龄妇女孕检名单。”说罢，双手恭恭敬敬地把话筒递到安家来面前。安家来接过话筒，沉吟了一下，展开那张稿纸，开始宣读上面的名单：“赵青枝，黄大菊，麦云，吕二兰，孙小珠……”

大榆树上的高音喇叭把安家来并不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借助初春的凉风，传向远方……

一袋烟工夫，从十字街，从村里横七竖八窄仄的小胡同里，就走出了三三两两的妇女，陆陆续续向村委大院方向汇集过来。一些没上学的孩子也在院里追逐着、打闹着，像过节似的，村大院霎时间喧闹起来。

西耳房的窗户上，已经拉上窗帘，窗台下，几个调皮的小孩儿伸着脖子，探头探脑地从窗帘边缝往里窥视着。屋内，排队站着十几个等待孕检的妇女。马艳对照着名单，指挥着她们逐个躺在B超机旁的小皮木床上。卫生院那几个姑娘都穿上了白大褂，戴着口罩和皮手套，有操作仪器的，有做记录的，有开孕检证明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咣当”一声响，村委会两扇大铁门被人狠狠踹开，弹摔在了两边墙体上，随即一阵尖厉的叫骂声充斥在村委大院。“哪个天杀的，驴日的，挨千刀的东西喊老娘来孕检啊，快给老娘滚出来……”一个身穿藏青色翻领呢子外套、挥舞着竹竿鞭子的高大女人，气汹汹挺进院子来，嘴里一连串地叫骂着，那没有系扣的衣襟，敞开怀，向两边呼扇着，两只硕大的乳房像两个小面盆，把里面穿的红色小薄袄顶得老高，迎着太阳光，发出耀眼的红霞。院内玩耍的一些胆小的孩子一溜烟儿躲在了屋檐下。

正在东耳房和牛顺生交谈的安家来，立刻中止谈话，两人跑出屋外。牛顺生一见那女人，脸一下变得煞白，说话也变得口吃起来，与刚才在广播上的流畅自若简直判若两人。“黄大菊，你……你咋呼啥哩？”

“哪个驴日的、狗养的叫我来孕检……”

“上……上面，有……有规定，五十岁以下的妇女，都……都要接受孕检哩！”牛顺生张着缺口的黄牙，哆嗦着分辩道。

安家来镇定地看着眼前这个年纪有四十多岁却扎着两条辫子，有着发面饼子一样的长圆脸女人。这个叫做黄大菊的女人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两条辫子像两条黑色的小蛇，在肩头扭来扫去，那手里挥舞的竹竿鞭子，让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于是安家来尽量用一种平稳的语气说道：“大嫂，你先别吵，有话咱们屋里好好说。”

“对！对！有话屋里好好说，好好说。”牛顺生也像捞了根救命稻草似的，顺势指着安家来说，“这是咱村刚来的安书记——县上派来的！”

不想，黄大菊听了，反倒瞪圆了双眼：“哪里来的龟孙子俺也不怕，俺男人屈死快五年了，你还喊俺做孕检，这不是明明糟践人吗？”说着，扬起手里的竹竿鞭子，便向安家来头上挥舞过来，安家来下意识地用手向上一抬，那竹竿鞭子带着哨声弹了回去，一下打在黄大菊鼻梁上。黄大菊的鼻子顿时涌出血来。

“打死人了，打死人啊……”黄大菊甩手一摸脸上的鼻血，“嗷嗷”叫着，一头撞向被这意外惊呆的安家来。牛顺生见状慌忙拦护着安家来，和黄大菊三个人混扭在一起……

听到吵嚷声，马艳等人也从西耳房跑了出来，看到一脸是血的黄大菊正在满院撕扯着四处躲避的安家来和牛顺生。马艳心里一惊，寻机一把抱住了黄大菊，和乡里来的几个姑娘七手八脚地把她架到西耳房里去了。黄大菊的三弟媳孙小珠从院里也喊叫着相跟了过去。安家来和牛顺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料，此时，又从大门外涌进一大群人来，为首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干瘦老头，头戴一顶半灰不蓝的太阳礼帽，下巴上留着一撮稀疏的山羊胡儿，上身穿一件土灰色西服，脚蹬一双白色旅游鞋。只见那老头用手指安家来，抖动着稀疏的山羊胡儿吼叫道：“你政府凭什么打人哪？还让人不让人活啦！这是什么世道哇！”不等安家来答话，老头转过身对围上来的人群喊道：“政府打咱的人，来！咱烧他，砸他的车！”

“对，把车给他砸了烧了！”人群里立刻有人附和着，并向门口停放

的那辆“松花江”涌过去。

司机田辉站在“松花江”前，无望地竭力阻止着涌到车跟前狂热的人群。安家来看着一转眼就完全失控的场面，心一下子紧张得快要跳出来，眼里几乎要冒出火来。牛顺生则哭丧着脸，张着缺牙的大嘴，着急地大声劝阻着，他的声音被淹没在院内的喧嚣声浪里，没一人理睬他。

正这时，“突突突”一阵摩托车声由远及近，在村大院门口戛然而止，未等车停稳，就从车身印着“治安巡逻”的三轮摩托车上跳下一高一矮两个人来。牛顺生一眼就认出了来人，他双手一拍大腿，激动地对安家来说：“是左乡长来了，安书记——这下不怕了！”安家来听出牛顺生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发颤。

“你们想闹事儿是不是？”一米八多、身材魁梧的副乡长左生锋，一下车就厉声喝道，两眼目光严厉地在人群里巡视着。他老远就听到人声吵嚷，知道这里又乱了起来。他一下子就瞄见了正想往人群中退缩的那个山羊胡子老头，“孙半仙，又是你在挑头，是不是？”

跟随左生锋而来的乡综治办的武二军当胸一把抓住了孙半仙，把他从人群中拽到左生锋面前。

孙半仙被拽得直翻白眼，他抚了抚被挤歪的太阳礼帽，咂巴一下嘴唇，望着左生锋的脸，挤出了一丝笑意，说：“乡长明鉴哩，你可得为民做主啊，你政府打死了人，不让人活了……”

左生锋冷笑一下，说：“打死人？把谁给打死了？”

孙半仙打量了一下来到跟前的安家来说：“你问他吧，打得人头破流血哩！”

人群里有人跟着说：“就是哩，黄大菊满脸流血，给抬到屋里去啦！”

“哦？”左生锋将信将疑地望着安家来。

“没有打人，这是个误会。”安家来对着左生锋，又转向四周的群众，扬起手恳切地说，“是我手挡了一下大菊嫂子的鞭竿，她的鼻子才误碰流血的。”

“就是鞭竿碰到鼻子了！”马艳这时从西耳房走了出来，接过话茬说，“不信你问问黄大菊，往鼻孔里塞了两个酒精棉球，没事啦。”

众人一看，只见身后孙小珠手扶着黄大菊，黄大菊手拿着那根竹竿羊

鞭子，腋下却夹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走到众人跟前，头一垂，眼皮一耷拉，一反先前的凶悍，对人们低声说：“你们都走吧，没啥事。”说着，和孙小珠一起走出村委大门，往回家方向去了。

左生锋见此情景，立刻就明白了事情的大致原委。他瞪起两眼直逼孙半仙，孙半仙心里一阵打战，打交道这些年，他领教过这个人高马大的副乡长治人的厉害。

果然，左生锋冷冷地开了口：“孙半仙，打死的人在哪儿呀？”

“嘿嘿，左乡长，人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孙半仙嗫嚅着说。

“好你个尿！人没事，你就敢煽动人去砸车，烧车？！”

孙半仙一句也不敢吭声。

“告诉你，就凭你无证私自存放、买卖烟花爆竹这一条，乡里公安就能拘留你，你还敢在这儿挑头滋事？”

孙半仙本名叫孙德仁，因常年摆摊算卦，被十里八村的人称为“半仙”。他孤身一人，家里存放着一些祭祀用的木香、黄表烧纸和鞭炮等物品，卖与信客，作为占卜算卦的另一项收入。孙半仙明白，要是这个左乡长真的发起火硬起手腕来，可真敢让人拘留他哩。孙半仙山羊胡子微微抖动着，那半灰不蓝的太阳礼帽下，额头开始渗出了汗珠。片刻，孙半仙摘下礼帽，出人意料地朝着左生锋、安家来哈腰鞠了一躬，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说：“左乡长，安书记，这是误会，误会。”言毕，一转身从人群中挤了出去，径自走开了。

左生锋嘿嘿笑了：“真他妈的老滑头！”众人一见孙半仙离去了，便也各自走开了，连那先前在院里打闹戏耍的小孩儿也一哄而散了。院子里只剩下了一群还没有孕检过的妇女。马艳招呼着让她们逐个排队待检。

安家来望着孙半仙远去的背影，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幕，心里不禁暗叹道：这黄龙湾村可真不一般呢！回到东耳房，左生锋一屁股坐在那把破藤椅上，安家来、武二军坐在已铺好被褥的木床上。牛顺生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廉价的“花蝶”牌香烟，分别让给了左生锋和武二军，并给二人点上火，然后才在床上小心地坐下。

左生锋滋滋地吸了一口烟，惬意地吐出长长的烟气，才开口说：“自古道，穷乡僻壤出刁民，安书记，你刚才算是领教过了吧！”安家来深有